

陇原英模谱

甘肃省著名英雄模范事迹采编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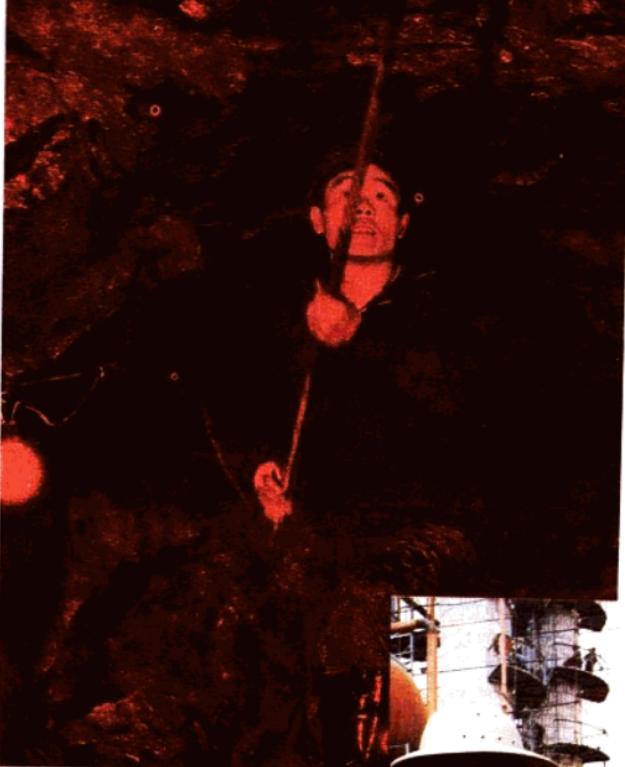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李子奇接见老山英雄报告团，并签名留念。



贾志杰在华亭矿务局安口煤矿看望全国能源工业劳模、掘进工人赵金山。





全国劳模、金川公司采矿班长夏元辉在采场撬顶。



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戴年喜（中）和政工干部一起研究生产现场思想政治工作。



全国劳模、白银公司选矿厂焊接技师刘忠荣进行热喷头焊示范操作。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火车司机林洪渐正在驾驶机车。



全国劳模、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局清扫工李润兰（左一）在清扫间歇与组员交谈。



省自行车队总教练高万有(右一)在芬兰参加波罗地海世界大赛后与运动员在一起。



(本组照片由郭吉林、滑文俊等同志提供)

目 录

十五的月亮

——兰州军区某部“模范军医”高华和他的

“军人好妻子”贺凤琴………穆文亮 胡世禄(1)

魂系黄河

——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工程师翁建才………张述圣(18)
爱在人间

——兰州军区某部“钢铁战士”刘琦………江宛柳(27)
矿山铁人

——金川公司二矿区采矿工夏元辉………匡正(40)
大路基石

——文县公路段井地道班班长唐恩俊………
刘启舒 赵忠良(53)

万里征途不停步

——兰西机务段火车司机林洪渐………穆成辉(63)
钻塔情

——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处张富生………陈冈根(74)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兰州通用机器厂车工技师芦巨才………
刘根成 李申(83)

弧光

——白银公司选矿厂焊接技师刘忠荣 张冀林 (93)
甘当城市美容师

——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局保洁员李润兰 黄胜玲 (104)
光明的使者

——白银供电所营业站站长高培长 曾潮斌 (112)
垦荒牛

——国营黄花农场农工杨富成 刘成斗 (121)
拓荒者的足迹

——武威市清源镇新西村农民李景银 张勤元 (135)
领头雁

——高台县巷道乡八一村党支部书记许福
付勤 (143)

大漠播绿人

——临泽县平川乡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段恒勤
冯晓 赵建中 (151)

星火之光

——宁县中村乡农民技术员王志平 窦世荣 (161)
爱洒崖窑川

——灵台县新集乡崖窑川村农民刘俊花 李凡 (173)
战火中的凤凰

——兰州军区某部“战斗英雄”赵怡忠烈士
郭怀亮 张林 (181)

求索

——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原副校长黎秀芳
独佩星 雷献和 (190)

国门卫生

——武警甘肃边防总队某部二级英模刘智英

- 冯掌元 (202)
志铭陇原
——省兽医总站高级兽医师杜志铭 玄承东 (210)
志在陇原报春雨
——天水市北道区气象局局长姚腾龙 甘气政 (221)
情系路桥
——白银公路总段高级工程师庾述芬 梁发革 (232)
沙乡红柳
——民勤县高级农艺师倪明道 许有润 张勋元 (243)
烛 光
——武威第一中学特级教师吴名仰
..... 许有润 李生金 (253)
寸草心
——靖远第一中学校长张克让
..... 杨 健 高志远 何世禄 (259)
孺子牛
——省自行车队总教练高万有 陈国祥 (267)
玛曲之波
——玛曲县防疫站站长王万青 特 乡 青 松 (277)
白衣天使的心声
——兰化公司职工医院护士彭金凤 蓝华文 (289)
平凡的行业 高尚的情操
——兰州市白银路粮店主任牟原勋 王宏斌 (297)
闪光的蓝盾
——酒泉市公安局侦察员王德贵 盛天宏 (305)
力的凝聚
——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戴年喜
..... 党 球 建 平 (317)

丹心映荒原

- 刘家峡化肥厂厂长李继周 王 勇 (329)
我的穆斯林老哥
——嘉峪关市民委副主任宋景全 苏寿林 (343)
厚土情
——东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马正廉 梓 乡 (394)
冀首女子非英雄
——临夏市糖业烟酒公司经理拜惠莉 杨克勤 (361)
附 录
甘肃省建国以来省部级以上命名的、表彰的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名单
后 记 (451)

十五的月亮

——兰州军区某部“模范军医”高华
和他的“军人好妻子”贺凤琴

“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关站岗值班。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一半。……”

一曲《十五的月亮》唱遍了北国南疆，唱彻了雪山草原，唱沸了绿色军营，唱熟了万顷农田。军人，牺牲，妻子，奉献，这些深重的字眼从此刻在了亿万人民的心田。今天，我们将高华、贺凤琴这对模范夫妻用心血和奉献铸成的月亮之歌，再次献到人们面前。

1969年2月，陇东高原乍暖还寒，残雪遍野。刚刚过完春节的庄稼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季征兵。征兵是件大事，它牵动着千家万户，尤其是青年人的心，人们打问着、议论着，寒冷的董志塬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晚上，还在西峰镇上高中的高华回到家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结婚刚满一年的媳妇说：“凤琴，我想参军！”正在油灯下忙着烙菜饼的贺凤琴停住了手，眼前忽然一亮：“参军？我支

持！”

第二天，贺凤琴便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陪着高华到西峰镇温泉公社报了名。但高华的身体不争气，心率太快，连续两次体检都没过关。第三次，贺凤琴又陪着丈夫踏进了体检室的门坎，有了前两次的经历，高华这次老练多了，体检顺利过了关。贺凤琴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报上了名，回到家里，高华反而觉得心里沉甸甸的，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啊：爷爷患严重的胃溃疡，需要人侍候；父亲放羊时从山上摔下来，腰椎骨挫伤；母亲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兄妹五个，他是老大；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年龄最大的才十四岁，最小的不满两岁；全家九口人只有三孔破窑洞。一些乡亲们听说他要参军，对他说：“高华，你要是走了，这个家靠谁来支撑？你得好好掂量掂量呀！”

家事国事连着他的心，这事放在谁身上都要好好掂量掂量的，何况他是长子、长孙、长兄，结婚刚一年的丈夫。年届七旬、满头白发的爷爷听说大孙子要当兵，气得一个劲儿敲烟锅、翘胡子；父亲听说儿子要离开他，蹲在墙角直叹气；母亲心脏病也犯了。万般无奈，一家人不约而同的把眼睛盯在了凤琴脸上，就等她说一句定心底话。爷爷甚至以疼爱又近乎威胁的口气对她说：“凤琴啊！你要是这次不挡住他，他一走几年不回来，你崽娃子少给我哭恓惶”。不料凤琴是个认准了的事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她当着一家人的面，一本正经地说：“他走了，家里有我，只要他在咱队伍上好好干，我就是人拉犁耕，心里也甜！”

一声惊雷，驱散了一家人心头的愁云，也坚定了高华一颗上下滚动的心。晚上，他看着为他打点行装的妻子，憋出了好几天埋在心底的一句话：“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真难为你了！”

披红戴花送走了丈夫，贺凤琴抱回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从此，军营、农田、老山、家乡，象是组成了一支交响乐，

协奏了22年“十五的月亮”。

二

大锅饭的年月，昔日曾被称为粮仓的陇东，这时也不能养活她的儿女们。为了多挣工分，为了给千里之外的亲人争光，贺凤琴没黑没明的干。修梯田，挖土方，搞水利，推架子车。重活，她样样都干；打围墙，提锤子，男人们都怯场，她干；为生产队做豆腐，男人们一天做三锅，她一天做四锅。看着她这样不顾惜自己，隔壁八奶奶心疼的嗔怪她说：“这媳妇真是不要命了！”由于她的勤劳，她的苦干，高家从此结束了每年为生产队倒找口粮款的历史，贺凤琴也年年被生产队、大队、公社评为“劳模”、“先进”。但是，由于家里人多劳少，年年口粮有二、三个月接不上茬，日子过得十分难肠。到西峰肉联厂做零工，每天有三角钱的补助，为了挣这几个钱，她每天骑上车子来回跑40里路。寒冬腊月，陇东高原冷风刺骨，她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手上裂了一道道血口子，钻心的疼。中午吃饭，别人二角钱买一碗热汤羊肉，她只用五分钱卖一碗汤，泡上自己的高粱面馍馍将就一顿，却把省下的钱给爷爷、公公卖了衣服，给上学的小叔子买了作业本。

1981年春天，中国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象和煦的春风带来了勃勃生机，偏僻沉寂的陇东高原开始沸腾了。端掉了大锅饭，土地、牲畜、农具由一家一户经营，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彩。在这场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亿万农民摆脱贫绊，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千家万户迅速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但迅速改变的生产关系，同时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困难。贺凤琴就是其中之一。承包经营，关键要有人。但贺凤琴的家里却是老的老、小的小，一个小叔子腿疼，一个小姑子住医

院。连年的天灾人事，借款3050元，家中唯有的劳动力就是她自己和刚刚分到手的一头老牛。

六口之家，17亩承包地，这对再能干的男人来说，都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一些人劝她说：“让高华回来吧，你一个人男一般女一般，这日子咋过？”但贺凤琴坚定地一笑：“只要部队需要他，我就不能拉他的后腿！”凭着她爱丈夫的一片炽情，凭着她对军人的深深理解，毅然独自一人迎接了这场变革。

白露前后，正是陇东冬播季节，但老天却象有意和人作对似的，整天阴雨淋漓，董志塬泡成了黄泥滩。“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心急火燎的庄稼人索性见缝插针，雨停套耧，下雨卸牛。贺凤琴家里只有一头牛，她急得喉咙眼直冒烟，干脆请了本家八爷扶犁，牛拉一根套，她背一根套。绳子勒进了肩头，勒出一道血印，她抹些红药水又继续拉，就这样和牛一起，播种了承包后第一年的小麦。八爷逢人就说：“凤琴这媳妇真是铁打的！”

家中的变化，牵动着军旅之人，远在千里的高华不断来信问她：“家里怎么样，你一个人行不行？”她每次回信都有这样一句话：“国家事大，家里事小，你安心服役，家里的事有我”。

战胜了第一个困难，增强了贺凤琴迎接考验、奔向新生活的信心。1983年春天，她买了生产队一处饲养院作庄基。拆旧房盖新房需要人手，这时，小弟在西峰住院，公公去医院照料，里里外外只剩她一个人。白天，她往返医院为公公送饭，为工匠烧水、做饭；晚上，她和八岁的女儿玮玮趁月光拆旧瓦、搬砖头、整整两个月，硬是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筑成了五间新房和两孔箍窑。见她这样艰辛，村里一些人又劝她说：“让玮玮她爸回来算了，这年月当兵有啥意思。玮玮她爸是医生，回来开个门诊所一年还不挣千儿八百的。”她说：“高华的本领是部队给的，部队需要他，我就支持他”。

妻子的支持，给了高华巨大的力量，他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用在了自己所忠诚的军队医疗事业上。母亲去世，他回家匆匆办完了丧事，便又风尘仆仆地按时踏上了归程，他把家中的不幸和困难埋在心底，又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小弟弟患骨髓炎住进了医院，家里拍电报让他回去一趟，他舍不得离开，担心五连战士张世玉训练中颈骨错位，如果治疗不及时，将有全身瘫痪的危险，便放弃了请假回家的念头，日日夜夜护理张世玉。为了治好小张的病，他一方面精心治疗，一方面细致地做安慰工作，小张病情初愈，四肢还有点麻木，为了消除后遗症，他又到处求药，四处收集偏方，直到小张活跃在训练场时，他那忐忑不安的心才算平静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天，高华捧着父亲的来信，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珠子，打湿了那片信纸。他在心里责备自己没尽到兄长的责任。作为一名医生，他为无数人解除了痛苦，带来了欢乐，可自己的弟弟得了病，他却没有为他及时治疗，而因治疗拖延，造成了下肢瘫痪。他痛苦，他内疚，然而第二天，他却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仍然正常工作。后来，小张知道他为了治疗他的病竟然舍去了弟弟的一条腿，不禁难过得失声痛哭起来。

三

十年改革，陇东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阔平坦的董志塬红房幢幢，绿树掩映，汽车、摩托、电视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惨淡愁云为之一扫，人们以亢奋、自信的姿态奔向新的生活。就连世代住土窑的东庄村80户人家，都安上了20部电视机，盖起了几幢一砖到底的二层小楼。但贺凤琴至今还住在前几年修盖的几间土坯瓦房里，别人春种秋收，都是掏钱叫机器，贺凤琴仍然一把镰刀一张锄，手表在上学

的孩子们手里都是平常物件，贺凤琴至今连一块电子表都没有。

了解底细的人们说：“凤琴是把心长到老人身上了！”凤琴却在心里说：“我是为了让高华不牵挂家里！”

高华参军后，八口之家的担子全压在了她肩上。嘴上说：“你放心走，家里有我”，但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有时甚至是冷酷的。她要侍候三位患病的老人，要照管五个尚未成年的小叔子和小姑子，还要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这还不算，一头牛、两只羊、三口猪、十几只鸡都是张口货，割草、铡草、拌料基本上都是她的。此外，17亩地的收种打碾、风雨雪晴，都是她和公公两个人侍弄。这些活，就是有三两个精壮劳力专门摆治，也没歇脚的空，何况她是个女人家。十几年来，为了支撑这个家，让戍守边关的丈夫放心，她每天天不亮，就到一里半远的东沟里担水，担完两担水，接着给卧病在床的爷爷、公公熬药，给襁褓中的小姑子熬面糊糊。这一切都安顿完后，她又要去生产队出工劳动。晚上，星星眨眼的时候，她才拖着劳累的身子回到家里做饭、喂猪、磨面。有人计算说，十几年来，只她担水所走的路，就能绕地球一圈。

艰辛的生活，使她过早的失去了年轻妇女的风韵，八月十五，她回娘家看妈妈，老人半天竟没有认出她。

这期间，一些好心人曾想帮助她。在西峰被服厂工作的九叔特意为她要了个招工指标，让她学缝纫、当工人。村上一些人也说：“去吧，顾你自己去！”但为了一家老小，她毅然谢绝了。

但偏偏搬头加楔——节节紧，家里又接连出些花钱补窟窿的事。

1976年，二弟结婚；1978年，女儿玮玮和婆婆患病住院；1981年，老三结婚；1983年，更是难熬的一年。这年农历正月初八，四弟结婚，凤琴向人借了500元；正月初十，长期卧病的婆婆过世，她筹借1400元抬埋了老人；正月十四，患骨髓炎的五弟

又一次住进了医院，住院8个月，花了800元。至此，家中借款又上升到了2700多元。而这些钱，她都记到了自己名下。这年弟兄们分了家。当公公问凤琴要啥时，她说：“高华不在家，我既是儿子又是媳妇，我啥也不要。只求爹、五弟和小妹跟我一块过，好让高华在部队上放心”。这样，她又和公公、小弟、小妹在一个锅里搅稀稠。

婆婆去世，给一家人带来极大的寂寞和悲伤，为了给一家老小长精神，她用细微的感情融化着冻结在全家心头的冰霜。公公害病时间长了，饮食无味，身体消瘦，她到25里远的董志乡订了一份牛奶，每天骑自行车取回煮开，亲手端到公公面前。三九天，陇东高原冰天雪地，尖利的北风打着旋儿卷起黄尘，搅得周天寒彻，而贺凤琴取牛奶却一天不脱空。曾经几次，公公从头上还顶着雪花的媳妇手里接过牛奶时，不由的流下了两行老泪。腊月里，为了让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年，贺凤琴把自己喂养的一口猪杀了，看见几个分了家的小叔手头紧，没买过年的肉，她就每人分一块，亲自送过去。她说：“咱们大家都好了，高华在部队上也就放心了！”

小姑要出嫁，凤琴深知姑娘离家的心情，她想，妹妹离娘早，一定不能让她短了精神，便托娘家哥做了一个六斗柜，又买了两条毛毯，缝了一床绸被，给小妹做嫁妆。

.....

四

1984年9月份，部队组织批准贺凤琴随军了，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生活似乎该划一个句号了。高华拿着准迁证兴冲冲地回来办手续，一家人高兴地象过年，村里人也说：“这媳妇总算熬到头了”。这时的贺凤琴心里也甜得象喝了蜜，想着即将到来的团

圆，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她不由得想起了十几年来风风雨雨、分分离离的苦涩生活——

15年来，她只到部队探过三次亲，每次不满一个月，就匆匆分离了。15个年头，她和高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全部加起来只有一年零几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想享受生活的欢乐和幸福。她想，分离这么长时间了，后半辈子也该过点团圆日子了。

.....

董志塬的秋夜宁静而温馨，树影婆娑，秋虫鸣唱，田舍弥漫着谷黍的醇香。一切都静下来了，贺凤琴却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她想，自己这一走，公公和小弟小妹咋办？即使她和孩子随队了，高华又怎能安心！“对，不能走！”第二天，她把自己的想法给高华和一家人一说，大家都愣住了。高华说：“你受了那么多苦，也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贺凤琴说：“我苦惯了，只要你在部队好好干，就是再苦，我心里也高兴”。公公不安地说：“娃呀，这几年我们拖累你了，你为高家吃的苦已经够多了，你去吧，家里的日子我们能行！”贺凤琴一听，眼泪顿时就淌下来了，她轻轻扶老人坐在炕沿上说：“爸，你和小弟有病，我怎能放下你们不管而顾自己呢？！”

一家人扭不过凤琴，高华只带了她和两个孩子的户口，又一个人回到了部队。

五

知妻莫过夫。

尽管贺凤琴在家中风雨一身担，从不在信中吐半句苦，叫半句累，但高华还是知道家中的困难，清楚凤琴的苦楚。还在他当战士时，有一次探亲，他和凤琴商量说：“服役时间快满了，干脆复员回来算了！苦就苦到一块，两个人总比一个负担轻一些！”